

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

从清晨到夜晚,钱报记者跟随滴滴专车司机穿行在大街小巷,体验路上生活

白衬衫黑领带,出发前“晒自拍” 奋斗在路上一天跑16单

本报记者 詹程开(左)和 万川川

34岁的河南小伙万川川来杭12年,是一名滴滴专车司机。

12年里,他在包装厂做过彩印,开过出租车,外贸公司当过司机,3年前成了一名专车司机,如今月入上万。

12年里,他从小鲜肉,变成了如今的身形微胖,笑起来有皱纹;从单身一人,变成了有妻有女的三口之家;从赤手空拳,变成了在老家拥有两套房的有产一族。

不曾改变的,是一颗努力打拼的心,和奋斗的劲。



每次出车前都“晒自拍” 更多乘客喜欢预约出行

万川川很感谢他的爱车,一辆黑色天籁轿车,陪他驶过大街小巷。

而杭州的道路上,每天都有许多和万川川一样的司机开着网约车穿行其中。城市人的出行,已然从路边扬招更多地转为手机叫车,从单一的出租车进入更多元的方式,乘客也更能享受到个性化的细致服务。

连着两天,我跟着万川川一起上路、接单,当了一次“专车司机”。

万川川一家在下沙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。15楼,家具家电配备挺齐全,基本是拎包入住的。

早上出门前,万川川换好了黑白配的标准装。“我们有规定,必须要规范着装,就比如衬衫,扣子也必须是白色的,黑色就不行。”

取完车,他拿出手机,对着自己一阵自拍,还把车子从外到内都拍了一遍。“我这可不是在臭美哦,我们每天都需要把着装和车辆的照片上传到系统里,否则,是要被扣服务分的。”万川川笑着说。

万川川这天精神特别好,因为对他来说,这天睡了一个“懒觉”,比平常足足多睡了一个小时。

“平常都是6点起床,6点半就要出门,为早高峰接单了。今天因为有预约单,可以晚一点出门。”

这个时间,对我来说实在有点早,打着哈欠有点脑袋发胀,当即感觉到了专车司机光鲜下的不容易。

预约单的时间是8点,单子是从半山去往杭州东站,7:45,万川川就已经赶到约定地点,给预约车辆的乘客打去电话。“你好,礼橙专车为您服务……我已经到达约定地点……”这样的提醒,一来是礼貌,二来是让乘客做好上车准备。

“现在和过去打车不一样,很多人都喜欢提前预约。像这样的预约单,我们都会比出发时间提前到达,对于乘客来说出行也更有保障,不怕临时叫不到车。”万川川说,预约单比较多的是去车站、机场,也有去外地的,“还有一些是公司帮客户提前约好车子,不少商务人士去谈业务也喜欢预约,相当于找了个司机,不会丢了脸面。”

万川川翻出记录,一周平均单量60-70单,其中预约单将近15单。

雨伞纸巾充电器 雨天接客算好提前量

把第一位乘客安全送到杭州东站后,万川川的手机软件很快又响了起来。“哦,又派来了一个新的单子,这个是要去萧山机场的。”

万川川很快就通过电话联系,找到了乘客所在的位置。一男一女两名乘客,远远地拉着两个行李箱,朝他的车子走来。万川川赶紧下车,挥手示意后打开车辆的后备厢,把两个

行李箱整齐地放好。

“如果乘客有行李,只要在允许的情况下,像机场、车站、酒店,我们都会下车帮忙搬行李的。”万川川说。

9:05,专车准时从杭州东站出发,前往萧山机场。在前往机场的路上,我和两名乘客聊了起来,女乘客姓熊,这几年出门基本都靠手机软件叫车,已经成了习惯,“很方便也很快捷,特别是有时候在一些偏远的地方,扬招是叫不到车的,手机上点点就可以解决,服务也很好。”

在万川川的车上,矿泉水、充电器、纸巾都是配备齐全的,乘客可以随时取用,用完了也会及时补上,还专门准备了雨伞。“下雨天,如果乘客没带伞,我们送到目的地后,会帮忙打伞,把乘客送到能避雨的地方,雨天接客人的时候,也会下车帮忙打伞。”

不过,万川川对于下雨天还是稍有“顾忌”的。“特别是到小区里接人,因为下雨,很多乘客往往要等到车子到了才会出来,但是很多小区车子开不进去,门口又很难停车。现在,我会根据电子地图显示的拥堵程度,算好时间,打好提前量,给乘客打电话。”

另一个让他害怕去的地方,是游客高峰时段的景区,接人也很不容易,“好在大部分乘客还是蛮理解的,跟他们电话沟通上车地点,都会比较配合。”

替乘客开门手挡一挡怕撞头 一周洗车3次有点小洁癖

距离萧山机场出发大厅还有三四百米,万川川轻声提醒乘客,然后找到合适的位置停车。停稳后,他快速下车帮助乘客开门,一只手架在车门顶上,防止乘客撞头,只要在允许的地方,每一次下车,这都是他必做的服务。

临近中午,大半天下来,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车厢里,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我感觉有点腰酸,暗自捶了捶腰,又伸了伸胳膊。作为司机的他,想必疲劳感会更强,万川川看到了我的小动作,笑了笑:我已经习惯了。

中午,万川川检查了一下车辆,引擎盖和车窗玻璃上有少许积灰,脚垫也有些脏了,虽然车子两天前刚洗过,他还是决定趁中午的空档去洗车。

在洗车这件事上,万川川承认自己有时候有点轻微的洁癖。“黑色车子特别容易脏,我一般一周洗3次车,主要是希望让车子时刻保持干净整洁,乘客坐着也会更舒适。”

万川川之前花了1500多元,办过一张洗车年卡,一年里洗车不限次数。因为洗得多了,洗车店里的师傅也都和他混熟了,每次他只要简单交代几句,洗车师傅就知道他的需求。

“他对车的干净程度要求蛮高的,人也很仔细,车内车外弄得很干净,他的车子都不会太脏,我们洗起来也比较轻松。”洗车店负责人姚先生说。

本报记者 詹程开 文/摄

早上7点,闹钟准时响起。

万川川“嗖”地一下从床上跃起,按掉床头的手机闹钟,小跑进卫生间,开始洗漱。

要穿的衣服都是前一晚准备好的:白色短袖衬衫,黑色西裤,黑领带,黑袜,黑皮鞋。

所有工作的日子里,他的着装几乎都是如此“标准化”,同样的着装配置在他家有好几套,替换着穿。



每天出车前,他要上传自己和车辆的仪容仪表。